

电视文学剧本

唱响
司岗里

禹普秋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电视文学剧本

喝 响 司 岗 里

禹普秋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唱响司岗里/禹普秋著. —昆明: 云南民族出版社, 2007. 11
ISBN 978 - 7 - 5367 - 3948 - 2

I. 唱… II. 禹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35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2333 号

策 划	昆明浩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	李晓梅
装帧设计	邱称冰
责任校对	陈江涛

出版发行	云南民族出版社 (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五楼 邮编: 650032)
邮 箱	ynbook@vip.163.com
印 制	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
开 本	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张	14
字 数	342 千
版 次	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11 月第 1 次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367 - 3948 - 2/I · 796
定 价	26.00 元

电视文学剧本

唱响司岗里

片头曲

阿佤创世纪古歌《司岗里》

隋 嘎 等整理

(女声，佤语，古朴、苍老、悠远、蛮荒，如诉如歌，不绝如缕；孤独地吟诵)

普拉

普列

俚

仑

里若

格拉团

普冷

能

努

吹 (稍停)

妈依

拐

岗

(男声独吟，叠接唱，女声止)

罗

(众木鼓声渐起，由远及近，激昂、雄壮、热烈，声震九霄，地动山摇地。男声齐诵)

得根欧阿萨阿柱
欧戈木骂欧戈叭嘣
优欧热忧欧日昂
优欧浪萨涅
察普浪
浪察涅
哦……呃……
叭、叭、叭

(女声，汉语，吟诵)

阴

阳

太阳

月亮

水里衍生着生命的细胞

土里萌发着生命的种子

植物从土壤中发出胚芽

动物的始祖能力大无比

云雾雨露滋养着高山森林

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大地

妈依重新孕育人类

安木拐是我们第一个女首领（女声止），（男声独）祖父岗
带领我们走出了洞穴。

三木罗学会了盖房，为我们主持公平公正。

(男声齐诵)

自从天开地辟世界亘古不变

我们人类是万物灵长

我们要像山崖一样伟岸坚不可摧
我们要像太阳一样永恒光照千秋
让万类生灵源源勃发传承不息
哦……呃……
让世界永恒
让人类永存
哦……呃……
叭、叭、叭

第一集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。

滇南热带雨林中，一条新开辟的公路蜿蜒在森林中，秋雨绵绵，云低林暗。一辆陈旧的道奇中型客车在泥泞的道路上爬行，时隐时现，爬坡，潜入深谷，在山中盘旋，一山又一山，驶向深山更深处。

澜沧江秋水泛滥，浊浪拍打着沙岸，洪水把苍翠的高山撕裂。客车终于从林海中钻了出来，停在一棵大青树下的渡口边。疲惫不堪的司机长舒了一口气，回头对沉闷的车厢中的旅客喊道：“过江了！”自己推开车门跳了下来，点起一支香烟，望着使人发愁的江水抽烟。

旅客们慵懒地下车了，爬上车顶卸行李。行李包摔到江岸上。提着、扛着、背着行李，蹒跚地向江边走去。

突然，天空光亮起来，一道金光冲破了浓云照到江面上。江水也显得流得快了起来，仿佛能听到波声。

夕阳映照着东岸。灿烂的光辉刺得人们眯住眼睛。

乌云四散，天顶展现出深邃的青天。夕阳下喷薄出鲜艳的彩霞。

旅客们兴奋起来了，一个个驻足观望。

三五只摆渡的小艇箭一般地驶过来，每只小艇的两端都立着两个傣族男子，挥着长桨划水。小艇靠岸，艇底擦着江沙发出嘶嘶的响声。

旅客们搬着行李分别下艇。

渡口不远处，一条横江的钢缆牵引着一条方舟，司机小心翼

翼地把客车开上跳板。方舟起航，客车被运过江去。

两三只小艇也向对岸驶去。

有五个青年学生被彩霞迷住了，他们背负行李向前的动作像雕塑一般被凝住，浑身洒满了霞光。一瞬间让人过目难忘。

等在江边的最后一只小艇的水手高喊：“喂，开船了！”

那五个青年才疾步向小艇奔去。

小艇轻小，人一踏上去便摇摆起来，立在两头的水手一起一伏。坐满了旅客，小艇吃水很深。小艇向对岸撑去，有江波拍入艇内。有人喊：“进水了！”抬头一看，前后的水手都不理会，只管沉着熟练地划水。有的旅客只好用口缸舀出扑入艇内的江水。

如叶的小艇在洪涛上迅速地向下游漂去，水手们拼命地划桨，漂去很远的小艇终于靠岸了。

暮色降临。最后一批旅客爬上江岸。

清晨，那五位男青年搭乘一辆邮车，他们趴在货箱上。邮车在平坝中驶行，公路两边是晚稻田，远处不断出现竹林掩映的竹楼村寨，牵牛吃草的老大爷，在河水中洗浴的人们，穿着花筒裙挑水的傣族姑娘。

不久，邮车又爬上高山。

在密林的山路上，一队又一队的傣人背负着箩筐行走，老奶奶吸着烟斗，姑娘们胸前头顶戴满银饰。傣人边走边捻着纺锤。男人们扛着猎枪，猎狗们撒欢地奔前跑后。

山势渐渐雄壮高峨。邮车穿梭在云雾中。山影朦胧，透过云雾，可见山中有一个山寨，身背长刀的拉祜男子吹着芦笙在山间行走，妇女穿着长衫，挎着小巧的竹篮，急追男子的步伐好似踏歌，边走边舞。

邮车向陡坡攀去，沉重缓慢。拉祜人身影渐远，终于隐没在深山中。风景渐渐变得单调，山却越来越高。

五个青年都惆怅起来。

终于有一个人说：“我们快到阿佤山了吧？”

无人应答。说话的人四下来回看，仍然无人答腔。

邮车在森林中行驶了两天。

暮色昏暗，寒风刺骨。青年们在车厢前迎风站立不住，都坐在了背包上。路况很差，颠簸得坐不下去，只好又站起来，扶着车厢板、篷布杆，在车厢中摇来晃去。多数人晕车了，一脸病容。行李在车厢中翻来滚去。

杂草向路心挤过来，公路越来越窄。

有的路段，路面上只能见到两条车辙，路心也长出了草；有的路段，路面刚刚挖开，乱石，坑凹，更加难行。

邮车扭着，挣扎着，歪歪斜斜地爬行。

终于，邮车断气了，停在山坳中。

夜色逼近，黑森林中顿时万籁寂静。

司机站出驾驶室外的台板上，说：“前面没路了，下车吧。”

邮车押运员在车厢后喊：“小伙子，把邮包丢下来。”

五个男青年满身风尘，迷茫地望着黑压压的森林。

“吧嗒”，“吧嗒”，在软湿的地面上响起了马蹄声。

一位乡邮员牵过一匹小山马来接邮车。

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也向邮车走来。

班长：“同志们，你们是从思茅师范学校分配到阿佤山的老师吗？”

同学们惊喜地：“是啊！”

班长：“我们就是奉命来护送你们上阿佤山的。”

班长对战士们：“快搬行李！”

战士们七手八脚卸下行李。

同学们跳下车来。

邮件仅有一袋。班长帮着乡邮员把邮件绑在马驮上。

邮车调头返回了，轰鸣中射出强烈的灯光。

公路边有一间茅草房，门口挂着一块小木牌。在黑暗中车灯

一闪，可见“佤山公路指挥部”。

班长带着青年们走进茅草房。

房内有一张办公桌，墙上有一张工程图表。

班长：“同志们，公路刚修到这里，雨季来临前就停工了。今晚我们就在此宿营，明天一早步行上山。”

战士们在自己的地铺旁帮着老师们铺地铺。

班长点亮一盏马灯，挂在梁上。

灯光中，可见铺头墙脚下长着蘑菇。

班长派了哨兵，关了门。

战士们和衣睡下。

老师们不知所措。有的发愣，有的拿出口琴在嘴边一划，吹出一句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”就停住了。

战士们立刻都坐了起来：“吹吧，来一首。”

蓝蓝的天上又响了起来，马儿也在白云下奔跑起来。

战士们专注地倾听。

张量山坐在桌前写日记。

班长拿出自己的识字练习本凑过去，让张量山看。

张量山：“‘各民族一律平等，帮助少数民族兄弟发展生产，改善生活……’写得真好哇，班长！”

班长：“老师，我从小家里太穷，没上过学，总共才认识这几个字。还是到了阿佤山后，在扫盲班里学的。”

张量山把小本子还给班长：“你参军几年了？”

班长：“八年了。”

张量山：“啊，八年了，你是老革命了，那你一定参加过淮海战役啦！”

班长：“参加过呢，我在太行山还打过小鬼子呢！我很是送了几个小鬼子回老家了呢。”

张老师：“班长，那么你一定是战斗英雄吧。”

班长：“战没少打，也立过功，但还算不上英雄。”

张老师：“再努一把力，一定能当上英雄！”

班长：“唉，老师啊，战打到阿佤山，解放了边疆，红旗早就插在了国境线上了，以后再想当战斗英雄没机会了。唉，建设祖国，我就是过不了文化关。”

张量山看班长一副自惭的模样，说道：“来，我再教你几个字。”

张量山又拿过班长手里的小本子低头写字。

班长殷切地盯着。

一位老师凑过来：“班长，听说阿佤山还在砍人头祭谷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这一问，老师们全凑了过来，白云下的马儿也停止了奔跑。

班长推开军帽，搔头，皱眉想了半天：“正是有这么一回事，首长才命令我们前来护送你们上山。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也说不清楚。”

老师甲：“班长，你见过砍人头吗？”

班长：“没有，自从解放军进山后，就劝说阿佤废止这种旧习俗。阿佤对解放军很友好，他们都不会当着我们的面砍人头。可是，村村寨寨的木鼓房中、山前山后的谷地边都在木桩上供着人头。外国的猎手会越过国境来偷猎人头。”

老师甲：“喂，张量山，就数你老兄读的书多，你总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吧？”

张量山放下小本子，从书包中掏出几本书：“带来的这些书还没有读完呢，自从决定分配我们进阿佤山后，我专门去向教历史的马老师请教。马老师说砍人头祭神，在原始社会是一个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。我们汉族的祖先也不例外，同样有过一个砍人头祭神的阶段，只不过后来我们改用猪头、牛头、羊头代替人头去祭神。而使用猪头祭神的情况，直到现在还时常可以见到。”

班长：“老师，为什么我们汉人不再砍人头祭神，而阿佤还在砍人头祭神呢？”

张老师：“中国封建时代把南方的少数民族统称为‘蛮’，叫做南蛮。又把开化了与汉人有交往的称为‘熟蛮’，把远居深山与世隔绝的叫做‘生蛮’。并说阿佤红藤缠腰，剽悍好劫，猎头祭谷神，剽牛供神，是‘生蛮’中的‘野蛮’。”

班长：“这不是违反民族政策的吗？”

张量山：“这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歧视少数民族的观点，分配我们进阿佤山，就是要开创教育，传播文明，把阿佤从大山的禁锢中解放出来。”

班长自语：“难怪首长说这次的任务十分重要呢。”

晨星闪烁，启明星从群山中升起。

一队人马悄无声息地出发了，隐没在森林中。

班长带路，边走边拨开带露的树枝。

队伍跟进。驮马轻轻地甩着尾巴，乡邮员斜挎着枪。

寂静、寒冷，老师们感到异常紧张。

山路十分陡峭，一直向上，盘亘在密林中。

青白的曙光中，人们头脸上滚下串串汗珠。

驮马也呼哧呼哧地喘起来，走几步又打个响鼻。

东方红了，太阳露出一片鲜红。

队伍已翻过几个山头，爬到怪石嶙峋的山顶。

阳光横扫山峰。

山坳里漂浮起轻烟般的晨雾。

班长向前一指：“同志们，正前方的主峰就是我们的目的地——阿佤山。下面是一条深谷，谷底是勐梭河。我们在中途不能宿营，今天必须急行军到达目的地。行军时，紧跟着走，谁也不许掉队。出发！”

一个战斗小组带头，乡邮员牵着驮马，老师们依次跟进，班长督队。另一个战斗小组戒后。

队伍消失在山谷中。

晨光中，阿佤山重峦叠嶂，向天际展开，旷古、悠远、苍茫、辽阔。仰视，阿佤山的深沉厚重令人生畏。鸟瞰，越过群山、深切峡谷、山坡上的旱谷地、茅草、竹篱搭建的村村寨寨。

镜头汇聚到一座原始森林中的阿佤山寨——班莫寨。

远闻木鼓声，欢呼声，山寨鼎沸。

阿佤在寨中广场上，盛装起舞，欢庆胜利。

巫师激昂地敲击木鼓，陶醉地、入神地劲扭着，手舞足蹈。晴空下的高山之巅，鼓声叮咚直上九霄，震撼山岳，巫师如金蛇狂舞，鼓点激励着满场的舞者，亢奋、高歌、劲舞，又相互感染、冲击，情不自禁。

老头人的大房子就在广场边上。老头人与几位长老喜洋洋地坐在晒台上，轮传着水酒杯痛饮。

广场上也有人高举水酒豪饮，以酒助兴。

阿佤一圈圈地牵手踏步，齐唱着胜利的歌声。

淫雨之后，秋高气爽，阳光明朗，远山如洗。山寨外的山谷地里，山谷已经成熟，丰收在望的谷穗随风起浪。鼓声舞声随风飘去。

忽然，小波朗神色惊惶地从寨外归来，从广场边绕过舞者奔向老头人，低声耳语。

老头人听了，一惊，掀开裹身的红毯：“快请巫师来占卜。”

小波朗跑到木鼓房，传旨，接过鼓槌，巫师离去。小波朗接着敲击木鼓，鼓声变调了，松散、绵软。

广场上的狂舞劲歌顿时也松散下来。

有舞者怨愤地喊：“还是让巫师敲鼓吧！”

随着小波朗的眼光，阿佤们才发现巫师已离开木鼓房，向老头人走去了。

鼓停了，舞也停了。阿佤们立在广场上观望。

老头人重新披上红毯，满面怒容，盛气以待。

长老们骤然变色，正襟危坐。

巫师取来一些简单的法器，念咒，接过一只公鸡，用竹签戳杀，抽出腿骨又插了签看卦。在咒语中，端详，冥思：“吉卦，还是吉卦！吉卦啊！”巫师的话音未落，老头人奋起，直奔木鼓房，激昂的鼓点杀气腾腾，传出战争降临的信息。鼓点变化，号召勇士出击。

初闻鼓声，广场上的男女老少先是惊讶，然后，妇女和老年男子后退到场边，青壮男子聚到木鼓房前。

老头人又敲了一阵鼓舞出征的鼓点，见青壮男子聚拢后，呼喊道：“山谷就要收割了，砍人头祭谷神的时令也快过去了。可是，我们那结了百年血仇的老冤家又打上山寨来了。昨天，我们刚击退了后山的冤家，今天曾被我们祖先、我们的神灵享用过像树叶那么多人头的前山的里宋部落，他们怀恨在心，至死不忘，阿爸将死要把仇恨传给儿子，爷爷将死要把血债传给孙子的里宋部落，哼，他们妄图乘我们得胜之后，喝醉酒后，偷袭我们，复仇雪恨。我老头人从不害怕他那前山的里宋，从我爷爷的爸爸起，从爸爸做爷爷起，我们一直在打冤家，打到我系上了红包头，打到我红包头里裹着的是白头发。每次战争之后，我们班莫部落都得胜，都有猎获。我们的部落越打越壮大，他们——里宋，女人多起来了，男人少下去了，哈哈……”

众男人：哈哈……

女人、老人们恐惧，开始退散。

老头人：“昨天，我们大获全胜，我们班莫的汉子们，喝醉了吗？”

众男人：“醉了，醉了，越醉越神勇！”

老头人：“今天，我们再次出征，我们班莫的小伙子有没有力气？”

男青年：“有，有，有！”

老头人：“有没有胆量？”

众男人：“有，有，有！”

老头人：“是汉子的拿长刀，是勇士的举标枪，冲在前锋。凡是敢上阵的男子背刀举弩助阵。”

众男人欢呼，摩拳擦掌。

老头人宣布：“岩痒为将，出征！”

岩痒振臂一呼，众男人挥舞长刀、标枪一拥而去。

巫师擂响战鼓，勇士们杀声震天，向森林中驱赶，挥舞长刀肆意地芟着野草，几支火铳砰砰地向林中乱放，可谓兵强马壮，势不可挡。

里宋部落派出的偷猎手们一看阵势，自知不敌，仓惶撤退。

班莫部落的勇士们乘势追杀。

里宋部落的偷猎手四下逃窜。

班莫部落的勇士们一直追过两道山梁，喊杀声吓得冤家不见踪影方才载歌载舞，吼着号子“江三木落，江三木落……”凯旋。

草丛中，竟有一名里宋部落剽悍的偷猎手悄然隐藏着，窥视着班莫部落得意忘形的得胜勇士们。当队伍过尽之后，偷猎者暗中盯梢，潜行于灌木中。突然，偷猎手一跃而起，“嗖”地掷出一支尖利的竹梭镖。梭镖穿过林叶间隙，正落在最后一位战士的背上，顿时，鲜血就从锋槽中溅出。

伤者仆地。偷猎手“刷”地一声抽出雪亮的长刀，扑上去就要砍伤者的人头。

班莫部落的队伍中有人闻声，回首，惊呼。

四五个勇士反扑，刀光相映，与偷猎手搏斗。

偷猎手勇不可挡，班莫部落的勇士们渐退，有一人负伤，一时乱了阵脚。

偷猎手向前冲去，欲再次下手猎取伤员的首级。

伤员自抚伤口，血流不止，绝望地悲嚎。

偷猎手胜券在握，一身豪气，英武地举刀欲砍。

此时，偷猎手的脑海中浮现出凯旋后的景象：

全山寨男女老少盛装出迎，自己被奉为英雄，在歌舞中被迎

进山寨。头人亲自向自己敬酒，授予红布包头。众姑娘的青睐。巫师祭天祷神，长老们向后辈讲述部落历史，山寨中又多了一位英雄。

偷猎手高举的长刀还未砍下，伤者就地滚开，身后杀声四起。

班莫部落的勇士们大举反击。

偷猎手见状不妙，钻入林中，逃遁。

将领岩痒命令追击，勇士们杀入森林。

伤者挣扎不起，蓦然回首，惊见偷猎手窜出，举刀扑来。伤者无力回天，引颈就戮。

偷猎手：“兄弟啊，你败在我的手下，算不得好汉；我们用你的头颅祭了谷神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你保佑我们山谷丰收，你保佑我们免受饥饿，我们会感谢你，会祭献你，会把你当兄弟看待……”

偷猎手高举的长刀落下了，自己也倒下了，他身后中了一支弩箭。

班莫山寨的勇士们杀回来了。长刀、标枪、弓弩将偷猎手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偷猎手：“砍头！砍头吧！阿佤就要这样哦。”一脸从容，毫无惧色。

将领岩痒：“抓俘虏，绑活口回山寨。”

众勇士砍扯藤条，将俘虏绑了个结实。

阿佤山巅上。几间茅草房。一间茅草房前有解放军战士站岗，那就是阿佤山区人民政府。

杨区长焦虑地在听取汇报。

干部甲：“在里宋和班莫两部落之间，也发生了械斗，双方都有伤亡。情况十分严峻，里宋准备召集全部落大小二十多个山寨，向班莫发动血族复仇，一举杀平班莫老寨。”

杨区长站起来疾步徘徊：“班莫、里宋两部落的头人都答应

过不再砍人头祭谷神了，怎么一下子又闹出这么大的事来？”

干部甲：“里宋连续两年歉收，出现了饥荒，有人煽动说不用人头来祭谷神，全山寨都要饿死。有人向班莫偷猎，由此引发了事端。”

杨区长：“区里还剩几个人？留一个守家，其余的跟我出发。”

干部甲：“连续几个地方都出了问题，只有再向部队求援……”

杨区长：“专区派出的那些干部何时才到？”

干部甲：“早该到了，就怕澜沧江发洪水，他们被搁在了江对岸。”

进山的老师一行人还攀爬在山间。

队伍向深谷走去，斑驳的树影下，驮马不停地打滑。背阴的路旁，石头上、树根上都长了苔藓。越往下走，树林越密，弯弯曲曲的藤条攀吊树间，天气也越热。森林密不透风，蚊魅向烟雾一般地飘来，飘过人面就感到痒痛，一手抹去就扑死千百只蚊魅，不一会凡是露着的皮肤上都泛起一片片的红疹。被汗水浸湿的衣服被身体的热气蒸干了，熏出一圈一圈的汗盐渍。有人举壶喝水，壶空了，又有人举壶也空了。队伍艰难地跋涉。

中午，队伍行走到了谷底。阳光强烈，火辣辣的。有个老师累极了，坐下休息。班长清点人数后赶到队前，喊道：“加强警戒，快速通过！”

秋雨之后，勐梭河水流湍急，激流冲着礁石轰响。队伍来到河边，有一棵枯倒横跨在河上的大树正好是一座桥梁。前卫战士走上独木桥向前观察。乡邮员卷起了裤腿打算牵马涉水。

前卫战士喊道：“有情况，退回去！”自己跳下独木桥卧倒。班长立刻跃到前面观察。其余战士一听到有情况都立刻卧倒，推弹上膛。

前卫战士指着前方说：“班长，有人打埋伏。”